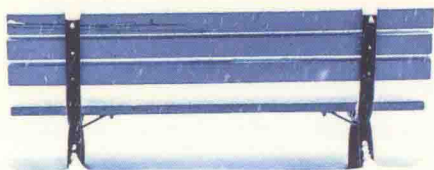


Yoshida Shuichi

吉田修一

作品集01

PARK LIFE



パーク・ライフ  
公园生活

[日] 吉田修一 著 郑晓兰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パーク・ライフ  
公园生活

[日] 吉田修一 著 郑晓兰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园生活 / (日) 吉田修一著; 郑晓兰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13-4388-8

I. ①公… II. ①吉… 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5139号

## 公园生活

---

著 者/[日]吉田修一

译 者/郑晓兰

出版人/方 鸣

责任编辑/叶 辞

特约编辑/张艳萍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5.25 字数/100千字

印 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388-8

定 价/23.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Park Life by YOSHIDA Shuichi

Copyright © 2002 by YOSHIDA Shu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02.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TIANJIN HUAWENTIANXIA BOOKS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DA Shuichi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363

## 公园生活

日比谷十字路口的地下，运行着三条地铁线。如果说地面上的有乐町MARION大楼是生日蛋糕上的装饰，用把锐利的刀子，从上空将附近这一带一分为二，则海绵蛋糕里必定遍布着如蚂蚁巢穴般的地铁车站和通道。若是一块蛋糕像这样表面装点气派，内部却空空洞洞，实在很难让人高兴得起来。

我穿过检票口，一边留神清扫中的湿滑地板，朝日比谷公园出口走去。笔直延伸的地下通道天花板低矮，走着走着人似乎也跟着越缩越小了。途中，我转身查看，那个应该和我同站下车的女人却不在身后。之前，在日比谷线地铁车厢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突发状况。电车暂停在霞之关车站后，

便在没有广播说明的情况下，关掉了空调，动也不动地停在原处。这种情境让人不禁想四处闻闻，确认是不是有异味传出。电车不知道停了多久，我倚着车门，望着玻璃窗彼端那块日本器官移植网的广告招牌发呆。广告上写着“死亡之后，尚能存活下去的，就是你的精神”。我想当时是发呆过了头，才会误以为早在六本木站下车的公司前辈近藤还站在背后。

“喂，你看这个。不觉得有点儿发毛吗？”

我将手指抵着玻璃窗，转过身去冲着背后的陌生女人笑。周围的乘客同时望向我。那女人也因为突如其来的攀谈而吓了一跳。然而，就在乘客即将失声窃笑之际，那个陌生女人将目光转向玻璃窗外，泰然自若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是啊，的确会让人心里发毛。”闻言，轮到我吓了一跳。

“……想到死了以后，我的器官还继续存活下来的景象就觉得有点儿恐怖……，怎么说呢，会感觉毛骨悚然吧。”

女人继续说着。

她的口气简直像是和十多年的老友说话一般。这下子我

可不是只有面红耳赤而已，腋下还被渗出的汗水给湿濡了。乘客似乎认为我们两人只是好一阵子没有交谈的朋友，便失去了探究的兴致。

电车在这之后，仍然继续停了一段时间。女人若无其事地开始看起车厢中的悬挂广告，我为了闪避她的眼神，将脸紧贴着玻璃窗，心底直祈祷着：“拜托，快开车吧。”

穿过细长的地下通道，我跑上通往日比谷公园出口的阶梯。我几乎每天都会在这店家的营业时间从这里的阶梯进入公园，不过却未曾在这条通道中遇到过任何一个人。地下铁的出口看起来虽然都大同小异，但有的会像数寄屋桥出口那样人气畅旺，有的却像这个出口一样冷清。像这样，每次都只有我一人独行的话，我在这出口安上我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步出昏暗的阶梯，便是公园派出所的后方。只要跨过公厕旁的矮栏，踏入园内，四周空气就和地铁内部不同了，泥土及青草的闷热气息不断挑逗着鼻孔。在园内，我尽可能低着头走路，故意不看远方景色，只盯着自己的脚步，在围绕心字池的杂木林间小道前进，穿过银杏林及小音乐堂，进入



大喷水池广场。广场上有成群鸽子正专注地啄食饲料，我留心不踩到脚边的鸽群，然后越过广场，在环绕喷水池的长椅中找一张舒服地坐下。此时，还不能立刻抬起脸来。首先要松开领带，啜饮一口从地铁商店买来的罐装咖啡。在抬起头的前一刻，最好先闭上眼睛几秒钟，缓缓做一次深呼吸，再一口气抬头睁眼。眼睛猛地睁开的那瞬间，原本形成近景、中景、远景的大喷水池、深绿色树丛，以及帝国大饭店会忽然失了焦距，一股脑地全飞进眼中。这对已经习惯狭窄地下道的双眼而言会有点儿激烈，不过脑袋中心却能因而体验到恍惚迷眩的轻微忘我状态。有时眼泪还会莫名地涌出。只是一旦要为这些眼泪找理由时，反而会一下子冷却下来似的，眼泪立即干涸。

昨夜，我待在宇田川夫妇家的高级公寓，看了一部叫《Unzipped》的电影。夫妇俩一如往常没回来，只有我和他们的爱猴“拉格斐”独处。

刚开始我还陪这只松鼠猴边玩边看电影，一会儿让它坐在肩上，一会儿把网球滚给它，后来我在不知不觉中被剧情迷住了，扫兴的拉格斐因此挡在电视前，吱吱尖叫并开始做

起抬臀体操的动作。为了安抚它的情绪，我从厨房拿来葵花籽，抓了二十几粒放在手掌上递给它。拉格斐一粒粒拈起来放到嘴里，用大牙咬碎，再灵巧地剥开吞下肚。

电影是住在纽约的时装设计师——艾查克·米拉费（Issac Mizrahi）的纪录片；影片开头是黑白画面，叙述一九九四年春季服装秀结束后的次日早晨，他站在纽约街角阅读报上对服装秀的评论。报上写着：“这场秀既成功却也失败。这就是对作品的总评。繁复的样式、独具个性的用色以及布料选择全都是白费工夫。AFTER EIGHT的洋装也令人失望。”他折起报纸，静静地迈动脚步，一边嘀咕着：“服装秀次日，心情最糟了，早上都不想起床。虽然秀让人累得半死，晚上却睡不着……”

看着电影，我才发现拉格斐这个名字的由来。我在经营沐浴皂和香水的公司里担任广告兼业务，经常要翻阅女性杂志，对时装界多少也有点儿认识。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芬迪（Fendi）还是香奈儿（Chanel）的品牌中，有个叫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的设计师。宇田川夫妇在为自

己的爱猴取名时，或许就是引自这个外号“时装界独裁者”的名字。

宇田川夫妇目前因各自的理由离家在外。瑞穗是我大学学姐，她托我照顾她养的猴子时，一是因为他们家离我的公寓步行只要三分钟，何况平时也受她多方关照，当下一口就答应了，结果没想到竟然要照顾这么长一段时间。严格说来，她的丈夫和博是在十三天前离家，而五天后瑞穗也走了。个中缘由不太清楚，不过，他们的行踪我是知道的。和博住在品川的商务旅馆，瑞穗则暂时待在她当空姐的高中同学那儿，想联络的话，随时都联系得上。

近藤把新产品的海报送到六本木分店去，在等他的这段空当，我一边数着是广场的鸽子多，还是坐在长椅上或喷水池旁无所事事、消磨晴朗午后时光的人多，随手抽了根一天仅限三根的烟。

我将目光转向广场中央，看到一个欧巴桑，她是公园里的新面孔，手上拿着刚从商店买来的一袋饲料，脸色苍白地伫立在上百只狰狞鸽子的围绕中。欧巴桑原本可能想

要优雅地将饲料洒向脚边的鸽子吧，可是日比谷公园的鸽子可没那么有教养。于是，广场中央出现了一座人形鸽纹的前卫艺术品。数秒后，欧巴桑惊声尖叫着将塑料袋扔到地上，逃出喷水池广场。欧巴桑的身影一消失，乌鸦立刻飞近盘旋。而鸽群在一只乌鸦的威吓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让出地盘。

近藤提着好几个纸袋从广场那头走来。他低着头走路，看来仍在尝试。近藤试了好几次，似乎还无法体会从远近交错中产生的恍惚感。

近藤慢慢地踱过广场走到我身旁，将纸袋放在长椅一边，用手掌制止我“别说话”，接着就照我教他的方法，松开领带，闭上眼睛数秒，然后一股作气地抬头面向天空。广场的鸽子被日比谷路上的喇叭声吓到，一齐飞向天际。

见近藤迟迟没有反应，我从旁问了声：“怎么样？”他仍然认真地凝视着帝国大饭店的方向好一会儿，而后才懊恼地摇头道：“果然还是不行啦。不管试多少次，我就是没办法体会到你说的快感。”

“我可没说是快感喔。我只说脑袋会有种恍惚迷眩的

感觉。”

“‘恍惚迷眩’对吧？我连那种感觉都没有呢。”

近藤下个月就满三十五岁了，他两年前和妻子离婚，夫妻俩育有一女，名字颇为古典，叫作春子，今年要开始上幼儿园了。听说他只能两星期见春子一面。之前，我曾在新宿高岛屋的食品卖场巧遇牵着春子的近藤。他害羞地介绍：“就是这个啦，这就是我的女儿。”春子却在一旁嘟着嘴说：“讲人的时候，不要用‘这个’啦。”

近藤基本上是我会敬而远之的那种人。只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时会发现，自己可以变得很放松。我之所以觉得不擅和近藤打交道，是因为他也没问过我好不好，就毫不考虑地把我当成自己人，照他的话说：“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呢。”除此之外，他动不动便把“如果你丢了饭碗，我一定照顾你下半辈子”之类让人难以置信的大话挂在嘴上，让人觉得他很轻浮。然而我喜欢他，却也是基于这些理由。讨厌一个人的理由可能和喜欢的理由一样吗？

譬如说，我以前和瑞穗一起看莫里斯·贝嘉（注：Maurice Bejart，法国著名芭蕾舞者）的录像带时，她曾事先声明：

“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想歪喔。我啊，每次一看到芭蕾舞者的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起奥兹维辛集中营。”当时，我觉得瑞穗这样的比喻不太妥当，但是后来一想，如果肉体是永恒崇高的，那么在两个极端的情况下，散发着同样的光芒，也不足为奇了。

“近藤，你看过芭蕾吗？”

他的眼神正追逐着走过喷水池广场的年轻粉领族，喃喃地说：“那种女人的被窝肯定闻得到花香呢！”脑子里难得涨满罗曼蒂克幻想的近藤被我这么一问，皱起了脸说：

“芭蕾哦……我以前那个老婆啊，说想让春子学。”

“哦？春子要学芭蕾，不错啊。”

“是吗？也是啦，跳芭蕾的女生总有一种精明干练、好像给人‘我才不需要男人’的感觉。要是春子能变成那样也不错。她妈妈那个样子你也知道，常常让我觉得心底直发

毛呢。还不是因为她对自己没自信，才会男人一个接着一个换，用男人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重要的不是被多少人爱，而是被谁爱吧。唉，不过对她来说，我的爱也不值几文钱。总之，我希望春子不要变成那样。听我前妻说，像是皇家芭蕾舞团这些地方，甚至还要看父母或祖父母的体型。连体质以后会不会发胖都要调查呢。我自从不上健身房后，小腹就越来越凸了……”

眼前喷水池的水柱已高高升起。正好一阵春风吹拂过广场，水沫溅湿了池畔。

日比谷香提百货的会议下午三点半开始。除了银座春天百货、阪急百货数寄屋桥分店的店长外，总公司的营业部长也会参加，届时将决定如何处置去年薰衣草沐浴精大量库存。

“说到春子，那孩子前阵子一脸认真地问我：‘爸爸做的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吧？’”

当我们走在由喷水池广场延伸至心字池的银杏林时，近藤忽然如此嘟哝着。我问：“你怎么回答她？”他露出了心

虚的表情，“这……我就说‘当然啊’。”

“春子很开心吧？这不就结了！”

“看不出来你也是个冷血的家伙哩。”

第一花圃入口处长出的樱花苞颜色渐深，正要绽放。一对拿着莱卡相机的老夫妇，在树下伸长了身子想看那些花苞。可能因为鞋子尺寸太大了，老太太的脚跟露了出来，圆圆的脚跟上贴着药用贴布。

“说到我们在卖的那玩意儿，你说嘛，会有人想在像柳橙汁一样的水里泡澡吗？”

近藤轻戳着我的肩头问道，我于是回头：“柳橙汁？”老夫妇的指尖好像碰到了花苞。

“就是这次的新产品——泡澡剂啊！”

“那不是果汁啦。是含有橘皮精油配方的……”

“我知道啦。只是早上我要喝柳橙汁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在喝洗澡水咧。”

我和近藤并肩在心字池畔边走边聊，无意间抬头瞥见矮山上有几张长椅，一名看来像是业务员的中年男子坐在长



椅上状甚无聊地抽着烟，他身旁的女人似乎在哪儿见过。我的视线虽然继续看向更前方的大树，却立刻“啊”地叫出声来，并将视线移回女人那边，脚步也猛地停了下来。近藤没停住脚，撞到了我的肩膀，“怎……怎么啦？”我就着近藤撞上我肩头的力道，跑离心字池池畔。

“喂，喂！”

近藤的声音从背后追了过来，我回了句：“等我一下！”随即往派出所后面那段通到崖上的石阶跑去。

坐在俯瞰心字池的矮山长椅上，一手拿着星巴克的咖啡杯，一手压着被春风拂乱的发丝的那个女人，果然就是我在地铁中误认而攀谈的女子。女人回头盯着我跑上石阶。或许，她之前便一直盯着我绕过池畔跑上来吧。当我缓缓走近，想看看她的侧脸，确定是否真是她时，那女人却先向我说了声“你好”。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女人向我招呼之前，我竟然连为什么跑到这里来的理由都没想过。当时只想到“啊，是那个女人！”便冲动地跑了上来。那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在我竭力搜寻到这里来的理由时，她再次笑着